

XINSHIQI  
ZHENGMINGWENXUECONGSHU

新時期  
文學  
叢書

刘振云

一地鸡毛

Yidijimao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WANGSHIJI

WANGSHIJI



刘振云

· 地鸡毛

WANGSHIJI

I207.425  
LZY

# XINSHIJI ZHENGMINGWENXUEGONGSHU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新時期  
鄭鳴文學  
叢書

I207.425  
LZY

4

【吉】新登字 05 号

一地鸡毛

YI DI JI MAO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选编

责任编辑:张秀枫

封面设计:郭 炜

---

时代文艺出版社 850×1168毫米 15印张 2插页  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370 000字  
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2000年8月第3版2000年8月第一次印刷  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:3 000册 定价:21.00元

---

# 再版说明

中国的当代文学,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坛,充满了朝气和活力。一些作品,往往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存在着争议。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初期,经常出现的文学奇观是,作品一问世,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,有些观点甚至是截然对立的,于是争论的文章接踵问世,形成了当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近年来,这样激烈的争鸣虽然有所淡化,但对一些作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还是时有所见。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,是创作发展的一种原动力,也是文化、社会进步的一种驱动力。

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,也为了给我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和发展提供相应的资料,当然,更是为了广大读者,尤其是广大的文学爱好者、文学院院长师生和文学研究工作者,提供阅读的方便,我社请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了这套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。权威性、完整性、实用性,三者完美的统一,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追求。

作品必须具有相当的思想含量和艺术特色,争鸣必须具有文学价值,作者及其争鸣必须在文坛或社会各界产生过较大反响,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。出于对多数读者接受的考虑,我们编选的体裁以小说为主,诗歌酌情选收,以时间为序每年或每二三年依据当时的文学争鸣实际而编选一二部。这样,我们这套丛书就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如果要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,那么拥有这套丛书将是非常有益的。在体例上,我们也尽量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实际需要:在每篇原作后面,附上两至四篇持不同看法中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,有的还附上作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文章或创作经验谈,以便读者在纵观比较之后,能更好地得出自己的认识。

本丛书陆续问世后,得到了海内外各界读者的喜爱,迄今已重印十数次,总印数已达数百万册。现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于新千年之始再一次重印。此次重版,在装帧设计上有些变化,作品原貌则一字不易。愿这套丛书伴你左右,成为好友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  
2000.5.20

# 目 录

- 泸沽湖的诱惑** ..... 松 鹰(1)  
    极巧妙的结合 ..... 马光复(69)  
    有些异味儿的诱饵 ..... 德 娴(73)
- 生为女人** ..... 王浙滨(78)  
    一个女人的精神世界 ..... 李 玫(103)  
    ——评小说《生为女人》  
    切碎了的父亲形象 ..... 熊元义(106)
- 陈奂生出国** ..... 高晓声(109)  
    迷失在异国他乡 ..... 朱湘南(193)  
    亦喜亦忧话满足 ..... 乌兰高娃(196)
- 此情绵绵无尽期** ..... 蔡洪声(199)  
    诗意与理性 长处与不足 ..... 朱 侠(246)  
    ——读《此情绵绵无尽期》  
    夜半无人私语时 ..... 陈 墨(249)  
    ——《此情绵绵无尽期》读后
- 一地鸡毛** ..... 刘震云(254)  
    对《一地鸡毛》的争鸣 ..... 何振邦 蒋原伦 雷达 潘凯雄(304)
- 新兵三事** ..... 石钟山(311)  
    对国民精神的深入探察 ..... 林 青(324)  
    ——评析小说《新兵三事》  
    荒诞:一种深刻的生存体验 ..... 王 朝(328)  
    ——《新兵三事》中荒诞的表现及意义

<b>内当家之死</b> .....	卢万成(332)
深刻的困惑 真实的形象 .....	东方亮(356)
——评《内当家之死》	
什么思想倾向 .....	燕子(358)
——评《内当家之死》	
<b>都市的骚动</b> .....	孙 砾(360)
一篇虚假平庸的小说 .....	菲 文(469)
一个当代中国女人的喜悲剧 .....	门和平(472)
——评小说《都市的骚动》	

# 泸沽湖的诱惑

松 鹰

早就听说在川滇交界的泸沽湖畔，居住着一个自称“摩梭”的少数民族，至今仍保留着母系制的遗风。他们约有几万人，大都过着女不嫁、男不娶的走婚生活。这个神奇的伊甸园，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大批的外来人，有观光的游客，采访的记者，作家，艺术家，拍电视的，搞民俗民风研究的，自然也有形形色色的猎奇者和猎艳者……

去年暮春时节，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我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，搭上了开往这块禁地的吉普车。和我同行的有诗人高更，也许是巧合，他的名字和法国那位放浪不羁的印象派画家一模一样。

但我敢起誓，使画家高更获得艺术生命和灵感的那个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，它的神韵和魅力，永远也比不上泸沽湖！

那是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旅行……



—

省作协组织部分作家到攀钢深入生活，半个多月的时间。采访活动接近尾声时，陪同我们的宣传部长鼓动说：“你们应该去泸沽湖看看！”“远吗？”“坐车从山区公路走，只要一天路程。”

这个建议的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。

只是车子很不好找。等了三天，同来的几位朋友都先回省城去了，只剩下我和高更两人，决计碰碰运气。高更是A市颇有才气的青年诗人，省作协会员，因长诗《天驹》曾在全国获奖，也算得上是一位文坛的人物。他对泸沽湖慕名已久，早就想去看看。我说不清是被什么力量驱使留下来的。那时我个人刚刚经历一场感情的创痛，心力交瘁，遍体鳞伤。也许我是有意要避开都市的喧闹，希望躲进一块净地舔舔伤口，也许还因为我想试试写一个没人写过的摩梭人的故事。

我们总算没有白等。在最后一天，承蒙市文联的好意，答应派一辆小车给我们。这是一辆越野性能很好的北京吉普，司机老孙三十开外，皮肤黧黑，虽然在攀枝花工作了好多年，去泸沽湖他也是头一回。

我们从渡口驱车出发，西行五十公里，尔后朝北驶入山路。窗外渐渐现出莽莽森林。

老孙是一个寡言的汉子，驾驶技术很棒。高更衣冠楚楚，戴着墨镜，一脸的兴奋和欢愉之色，俨然一个去度假打猎的绅士。

北京吉普盘山而行。车厢里回荡着齐秦的《狼》。这歌声在旅途中听起来，好像在为我们伴奏。

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 
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  
凄厉的北风吹过，  
漫漫的黄沙掠过，  
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，  
报以两声长啸，  
不为别的，  
只为了传说中美丽的草原。

.....

后来吉普车中途迷了路，车在崎岖的林区公路上颠来颠去，也找不到出口。四周全是荒无人迹的原始大山，山脊上裸露着红土，一派蛮荒之色。

高更不时将脑袋探出窗外，东张西望着：“嘿，泸沽湖在哪个方向哟！”

“还早得很哩！”孙师傅憨厚地一笑。

中午时，吉普车终于驶出深山野林。穿过一片黄土坝子时，汽车的右前方忽然出现一群正在劳动的彝族姑娘，穿着鲜艳的衣裙，很漂亮。她们看见吉普车好像很惊喜，一齐朝我们挥手吆喝，情景很动人。高更摘掉墨镜，幽默地在空中舞动着。口中赞道：“漂亮极了！”

孙师傅转过头说：“摩梭族姑娘听说更漂亮哩。”

吉普车继续在丛山峻岭里盘旋。经过十二个小时的颠簸，暮色降临时分，神秘的泸沽湖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！

这时候天色渐渐暗淡，但太阳还没有落山，云隙里偶尔露出一块金色灿烂的夕照。这景色很奇特，整个山岭弥漫着一层薄暮，但从车窗里可以望见对面山巅映着阳光。汽车绕过一个峡谷，贴山逶迤而行。蓦然间，一座雄峻的山岗映入我们眼

帘，铁灰色的山岩摩天而立，山崖上垂挂着一簇簇淡紫色的杜鹃花，在薄暮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

汽车绕过山岩爬上最高岭时，我们突然看见，在前面山谷里静静地卧着一个湖泊，灰蓝色的湖面，宛若一块巨大的钢板闪闪发光。湖面上罩着一层乳白色的雾霭，四周的山脚透出朦胧的赭红色。我们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。

高更说了一句：“我们走进了神秘的女性王国！”那口气，很兴奋，有一种闯入禁区的感觉。

大家都噤不作声了，呆呆地望着被暮色遮住了一半的那块梦幻般的蓝色。

## 二

吉普车开进泸沽湖畔的村寨时，天色已完全暗下来。奇怪的是，到处都看不见灯光。

一个穿深色藏袍的老头比着手势，把我们乘坐的车迎进一个围着木栅栏的小院。浓重的暮色中，看不清寨子的全貌。凸凹不平的公路从村寨中间穿过。我们停车的斜对面，有一排简陋的小木屋，像是为游客准备的旅店。木屋旁有一家小杂货铺，穿藏袍的老头是杂货铺的老板。

当晚我们在小木屋里住下来。店主人是一个中年汉子，穿着和内地人一样，头上戴顶绿军帽，很殷勤地为我们点亮蜡烛。不一会，小店的女主人背着柴禾从村头回来。女主人体态丰满，圆圆的脸，头上盘着粗大的发辫，非常好客，她放下柴禾，立刻点燃炉火，为我们烧鲫鱼汤。这里的鱼好像很多，小的也有巴掌大。

“这里是泸沽湖村吗？”我们好奇地问。

“是罗，我们这儿是上村，靠湖的叫下村。”女主人用汉语

答道。

孙师傅是个厚道人，我也不大擅于外交。高更却很容易和人混熟，尤其同女性打交道，他风趣诙谐，还带点玩世不恭的侃劲，很善于讨对方喜欢。

鱼汤鲜极了。我们围着小木桌，一边喝一边和主人聊起来。男主人介绍说女人是他的媳妇（老婆），这使我们颇感意外。

高更睁大眼追问道：“不是说摩梭族不结婚吗？”

男人解释：“我们是普米族，普米族可以结婚。”

女主人望着我们直笑。

可是次日清晨，她同我们谈起摩梭人的“走婚”时，却明白地说：“我们都觉得走婚好罗！”而且据她说，普米族也有走婚的。

“走婚究竟哪个走法呢？”高更涎着脸问，仿佛取经似的。

女主人只是笑而不语。

当天夜里，我们在小木屋的里间歇息。床是用圆木钉的，有点像炕。被子也还干净。屋顶上露出一个小小的天窗。孙师傅劳累了一天，晚上喝了几杯白酒，倒床不一会就传出了鼾声。

我和高更却一直难以入睡。

令人魂牵梦萦的泸沽湖就在我们身旁。在这个马蹄形的美丽湖泊四周，居住着三四万摩梭人。这个民族古朴、浓厚而又神秘。他们自称“纳”或“纳日”。但是他们究竟是哪个民族的后裔？为什么叫摩梭人？至今仍是一个谜。有人说他们的远祖是蒙族，成吉思汗称雄一世南下时，在川滇交界处留下的遗部繁衍而成。但他们的宗教习俗（信喇嘛教）又和藏族很近。也有人认为他们属于纳西族的一个支系，抑或纳西是摩梭的一个支系？还有资料称，“民族学家们认为他们属于我国西北地

区最古老的氏羌人的后裔，后来游牧迁徙到川滇高原山区……”他们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，过着一种天然、宁静、自给自足的生活。这里的风土人情还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污染。历史已经进入航天飞机的时代，他们仍然保留着一种母系社会奇特的婚姻方式，这确实带有浓厚的远古童话的色彩。一个神奇的东方童话！

高更像喝了兴奋剂似的，躺在床上给我大吹了一通“走婚”的奥秘。其实我知道，他是前天刚从渡口宣传部长那儿逗来的。“据称摩梭人过婚姻生活的男女双方称‘阿夏’关系，他们相亲相爱，但并不组成家庭。一般是男阿夏晚上夜访女阿夏住处同宿，翌日天破晓时，男阿夏必须趁女家成员未起床时匆匆离去，返回自己的亲家……你说有意思不！这种‘阿夏’式的走婚关系，有的也叫‘阿住’、‘肖波’，含有情侣、爱人的意思。男女双方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，男方也不承担养育的责任。”

“那男的不有点窝囊吗？”

“不，那叫洒脱自在，双方情愿……”

在这温馨的夜晚，谈着摩梭男女的风情，令人有一种微醺的感觉。但我的心中却浸润着一种苦涩，伤口在隐隐作痛。和高更相比，我不像他那样兴冲冲，意昂昂，那样轻松潇洒。我真有点羡慕他。他是来寻找灵感和快乐的，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冒险精神的闯入者。我却是一只丧家之犬，一匹走在荒野里的狼。我不是为了来寻找。而是因为失落了，失落得好痛！

昏黄的烛光摇曳着。高更继续耍着贫嘴，最后他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我再给你透露一点秘密，听不听？”

“嗯，爱讲就讲。”

“不想听，我就不讲了。”他卖个关子，想吊我的胃口，停了片刻，见我没有反应，诗人终于道出了秘密，“临行那天，

一个记者朋友说，泸沽湖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姑娘，叫阿鸽七斤，是摩梭的第一美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这一次咱们可以一饱眼福啦。”

“睡吧。”

高更吹灭了蜡烛。

我们谁也不再说话。从很远处仿佛传来湖水轻轻拍岸的细语声。

### 三

次日拂晓，我第一个醒来。

悄悄推开小店木屋的后门，看见一片向湖边倾斜的苞谷地。薄雾笼罩着，轻纱似的。同样是雾，这里和川西坝子不同。川西坝子的雾像一层棉絮，浮在上面；泸沽湖的雾是飘逸的，淡淡的。苞谷地的尽头，雾霭之中静静地卧着一个村寨。

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，我穿过刚刚吐苗的苞谷地，向湖边的下村寻去。早晨的田野显得格外清新。空气中浮动着一一种诱人的香气。远处的湖面映着曙红的晨曦，波光粼粼。

小路上，两个摩梭女孩子从雾中走来，先是身影，待走近些才看清容貌。她们穿着百褶裙，肩上挎着背篓；体态健美，步履轻盈。她们认出我是外来人，远远地投来关注的目光。两人从我身旁擦肩而过，也不招呼，只是报以友善的一笑。那是一种只有摩梭少女才有的极有魅力的微笑。从她们身上散发出一种植物和动物的香味，浑然一体。真是奇特的种族，奇特的女性。我不禁想，大自然对摩梭族的恩赐和厚爱，有什么报偿？她们的爱情观又会是怎样的呢……

到苞谷地尽头，翻过一堵土墙，就是湖畔。沿湖长着一溜

参天的杨树。四周出奇的静谧。只听见湖水在轻轻拍岸。湖边泊着几条独木舟。两三只白鸡悠闲地在沙滩上觅食。风吹动着树叶。让人体味到一种宁静的美。

我顿时感觉到一种许久以来没有过的轻快，仿佛从沉重的罗网中突然得到解脱。郁积在胸的那些烦恼、阴霾，都被冲淡了。

沿着湖边信步朝寨子里走去。也许这时正是男阿夏回亲家的时刻，碰巧的话可以一睹他们“走婚”的风采。

西谚说：第一个遇见的人是朋友。在寨子里我第一个遇见的却是一位摩梭女郎，肤色黑红，正用桶在湖边一个小坑里汲水。这种小坑，每家门前对着湖畔的地方都有一个，里面的水经过沙过滤后很清澈。她看来有二十一二岁，穿着紧身的衣衫，身体的线条透着青春的气息。我走上前，小心地搭讪道：“请问这里是泸沽湖下村吧？”她抬起头来，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眼。这一刻我才发觉她的美丽令人惊叹。这是一种略带野性的美，光洁润泽的肤色，一双清澈的眸子闪闪发亮，摄人心魄。（娟娟也有这样一对眸子，但已经不属于我了！）她露齿一笑，并不答话，提着水匆匆回院子去了。

摩梭人居住的房屋都是圆木垒建的，这种建筑又叫木楞房，用圆木去皮垒架而成，房基垫着大石块。临湖是一排木楞高墙，院子的大门朝左开着。我不自觉地朝门里窥望了一下，却什么也没有瞧见。那矜持的摩梭姑娘就像忽然消失了。

雾渐渐散去。天光明亮。我踩着湖畔的细沙往前走去。湖边可以见到汲水的摩梭妇女，还有几个站在独木舟里用湖水洗脸的小孩，满脸天真的神态。然而“走婚”的摩梭男人，却一个也没有发现。真让人扫兴。

我正在纳闷，终于看见一个“男子汉”迎面走来。这是一个戴尖尖帽的摩梭少年，矮个头，脸上还带着稚气。问他这么

早到哪儿去。

“回家罗。”

“昨晚住在哪儿？”

“那边咯！”他用手指了指，脸上的表情严肃而单纯。他的脖子后面挂着一个如意坠子，一甩一甩的。看模样，只有十岁光景。这么小不会是“走婚”吧？

回到上村小店，高更刚刚洗漱完毕，正用一把小刷子在给他脚上的皮鞋上光，动作麻利而优雅。那小刷子是他的随身之物。

高更对我的发现不以为然。

“走婚没有这样的走法！”他自信地说。

孙师傅附和着：“是不大像。”

高更灵机一动，忽然提议：“干脆我们搬进摩梭老乡家里住怎么样？”

“主意倒不错，但行得通吗？”

高更拍拍胸说：“你们等着瞧我的！”

吃完早饭，我们先去村寨大队部。正往下村走，后面有两个穿着百褶裙的摩梭妇女背着两篓柴疾步走来。其中一个年纪稍大，另一个就是刚才在湖边汲水的姑娘，没想到一顿饭工夫她就上山把柴砍回来了，脸庞红扑扑的。她大约认出我来，含笑而视。

高更大摇大摆地上前攀谈，问队部怎么走。她们指了指一棵大树的方向。那是一棵巨大的槐树，树下有一间瓦屋。

诗人笑着瞥了我一眼，又与她俩小声咕噜了一通。只见她俩用摩梭话交谈了几句，神态很认真，大约是商量什么。然后，那姑娘回答了一句，就往村寨里走了。

高更转过头来，挤挤眼说：“有门！她们说回去商量一下。”



孙师傅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问道：“商量什么？”

高更大笑：“搬进女儿国住呀！”

在大队部，从部队复员的年轻乡长接待了我们。刚坐下不久，那个年纪稍大的摩梭妇女来了，她对高更说同意我们三人借宿。

诗人拍拍我的背，那眼神十二分的得意，仿佛在说：“怎么样！”

我微笑点头，真服了他了。

年轻乡长问：“住在哪一家？”

“阿鸽七斤家。”

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。我和高更惊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双方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。

正如我所预感到的一样，当摩梭妇女把我们三人带进主人家时，大家意外地发现，刚才那个背柴的漂亮姑娘就是阿鸽七斤。

#### 四

也许我们不该以借宿客人的身分，住进泸沽湖最美的摩梭姑娘的家里。不然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。

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，人口不多，但像所有摩梭人一样十分好客。主人殷勤地请我们围坐在火塘前。火塘约有半平方米，南面砌着一个黄土台阶，上面供着一个小白瓷佛像，大约是神台。神台下边的火塘边，有一块石头，起初我们都不知是作什么用的，后来才知道那叫锅庄石，是祖先神位。

男主人叫瓦布达巴，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精干老头，衣着很讲究，紫红的裤子，外罩一件棕色长袍，长袍外是一件深褐色滚边的外套，领口和袖口露出一圈紫红，头戴一顶暗绿色藏